



# 黑暗 灵魂的舞蹈

残雪美文自选集  残雪 著

文匯出版社



# 黑暗灵魂的舞蹈

残雪美文自选集

残雪 著

文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黑暗灵魂的舞蹈：残雪美文自选集/ 残雪著. —上海：  
文汇出版社，2009.8

ISBN 978—7—80741—596—1

I.黑… II.残… III.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09 ) 第099201号

---

## 黑暗灵魂的舞蹈

残雪美文自选集

作 者 / 残 雪

责任编辑 / 何 璟

装帧设计 / 李 欣

版 画 / 杨 越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**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( 邮政编码 200041 )

印 刷 / 上海新文印刷厂

版 次 / 2009年8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640 × 960 1/16

字 数 / 250千

印 张 / 20

印 数 / 1—1 0000

ISBN 978—7—80741—596—1

定 价 / 33.00

## 目录

### 匿名者

月光之舞 · 003

星河 · 012

雨景 · 020

陨石山 · 027

世外桃源 · 039

奇异的木板房 · 048

从未描述过的梦境 · 054

两个身世不明的人 · 061



旧途 · 073

约会 · 080

匿名者 · 084

天堂里的对话 · 094

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 · 113

凄美的记忆 · 118

### 空房间

美翼 · 131

红色 · 134

深 · 137

光感 · 140  
 文字的森林 · 142  
 雨中阅读 · 144  
 瓜棚后的身影 · 146  
 空房间 · 148  
 火车 · 151  
 本能 · 153  
 在书院大厅里 · 156  
 古松 · 158



隐没的梦乡 · 160  
 走夜路 · 163  
 昏头昏脑游巴黎 · 165  
 夜游苏州园林 · 168  
 美丽南方之夏日 · 170  
 光的魔术 · 178

## 异端境界

异端境界 · 183  
 一种特殊的小说 · 186  
 黑暗灵魂的舞蹈 · 190  
 期待同谋者出现 · 194



关于《最后的情人》·198

文学的少数派·2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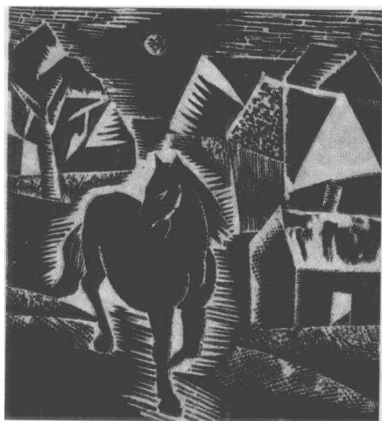
《趋光运动》序·207

短篇——一个入口·209

卡夫卡的事业·211

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·215

精神的层次·219



## 永恒的漂泊

读莎士比亚·225

爱情与死亡·225

迷人的野性与苍白的文明·229

罗马的境界·236

读《浮士德》·245

荷蒙库路斯·2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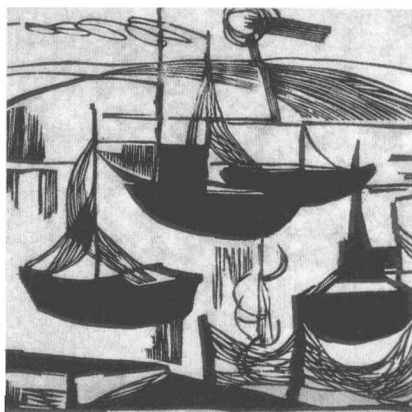
海伦的模式·2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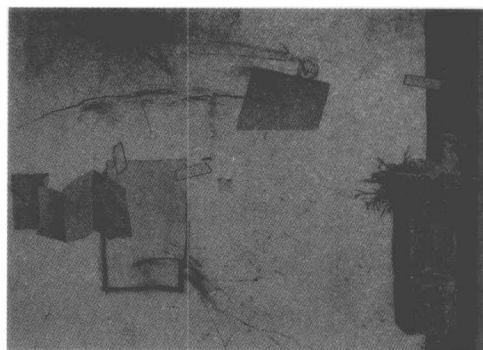
学生·250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读卡夫卡        | · 254 |
| 布鲁娜坦之歌      | · 254 |
| 辉煌的再现       | · 258 |
| 分段修建：艺术家的活法 | · 262 |
| 永恒的漂泊       | · 266 |
| 阴郁的生存处境之歌   | · 267 |
| 读博尔赫斯       | · 270 |

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读《圆形废墟》    | · 270 |
| 读《巴别图书馆》   | · 273 |
| 读《曲径分岔的花园》 | · 276 |
| 读《奇才福内斯》   | · 281 |
| 读《南方》      | · 283 |
| 读《阿莱夫》     | · 285 |
| 读《代表大会》    | · 287 |
| 读《旧约·约伯记》  | · 292 |
| 不朽的《野草》    | · 301 |





匿名者



---

hei an ling hun de wu dao





## 月光之舞

我是属于月光的，狮子属于黑暗。奇怪的是，狮子总是在荒原上沐浴着月光来来回回地走，而我，通常在充满了腐殖质的土壤里同蚯蚓一道耕耘。我，只耕耘，而不收获。有时我也钻出地面，我站在一丛灌木旁等待。当一只蝙蝠停下来休息之际，我就跳到她的背上。然后，她携带我飞向那个古老的山洞。我不想描述我的山洞之夜，那是一个比地狱还阴森的处所。即使在大白天，洞口也不时传出杀戮的惨叫。我在洞里呆到傍晚时分，我的朋友驮着我飞向那片林子。她停在松树上，我跳到最高的那根枝头。从那里望去，荒原在我的视野中起伏，狮子正在焦虑地觅食。他的目标是小河对岸的斑马，我的目标是他。但他为什么总不出击呢？他喜欢那种主宰局面的快感吗？

天黑了，我的朋友飞走了。风将树枝吹得摇摇晃晃，我抱着树枝，将肚子紧贴着它。我想象自己正在海洋里乘着独木舟。月亮升上来了，我看见狮子在休息，斑马也在休息，他们之间仅仅隔着一浅浅的小河。狮子是通过什么方法彻底消除了饥饿感呢？这是他的秘密，也是我的秘密的问题。月光将他长长的鬃毛染成了银色，那张脸同他身旁的石头一样古老。我酷爱那张脸，可是那张脸也让我日夜烦恼，因为找不出

答案。

林子里像往常一样闹起来了，只要有月光，这些家伙就不得安宁。到处都是各式的叫声，树枝断裂的声音，他们那股劲头，就像恨不得将这片林子变成废墟似的。幸亏有萤火虫。这里的萤火虫真多啊，如同星涛一样一浪接一浪地从我眼前涌过去。还有一些没有翅膀的，他们停在地面的枯叶上静静地发光，他们的光只能照亮他们脚下那一点点地方，这是些瞎眼的虫子。我曾试图引诱没有翅膀的萤火虫们，让他们同我一道去地底。他们不为所动，他们太自尊了，也可以说是自满自足吧。深思熟虑的虫子们，他们在思想里头耕耘自己的身体呢！狮子转过身去了，现在他背对着我了，那是多么悲怆的一个背影啊！现在就连斑马们也麻木了，他们听天由命地进入了梦乡。

在苍茫的大地上，出现了另外一些狮子的剪影，他们不是真的狮子，是月光玩的把戏。这些幻影排成一行，队伍伸向天边。你听到过狮子哭吗？不，狮子的哭是听不到的。我的视线模糊了，呆在高处真累啊，必须下去。一旦混迹于那些在黑暗中吵吵嚷嚷的家伙，我的身心就得到了放松。

我知道我的朋友这会儿正在干活，我只好步行回去了。我走了很久很久，才回到了我的耕地——那一大片黑乎乎的泥土在月光下面有点像阴沉的墓地。灌木丛下面聚集了一堆没有翅膀的萤火虫。怎么回事？莫非是某种仪式吗？那堆小火一闪一闪的，那堆小火在渐渐地变暗！他们就在我的耕地旁烧完了内心的火，这些小小的肉虫，他们能够做出的选择很有限。我闻到了烧焦的肉味，那味道让我的心情变坏了。我从那个洞钻入地下，我一边耕耘一边睡觉。在半夜的某个时辰，我遇见了蚯蚓，他们是两条，一条在我的上方，一条在我的下方，始终同我齐头并进。事情总是这样，我见不着蚯蚓，但他们总是伴随着我。他们一接近我，我马上就知道了，耕地深层的传感能力是极强的，我甚至能够觉察到他们的情绪呢！上面那一条激情洋溢，下面这一条则有点沉郁，两个

家伙都是久经考验的信徒。信什么呢？像我一样，什么都信，一种从根源上产生的信念。我们都是月光派，黑暗的耕地是我们实践自己的信念的场所。我要做梦了，我知道我会梦见我爷爷。我爷爷是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生物，有点像海洋里的珊瑚的那种，不过他是生在大地深处的。他生前不能动，老是在一个地方思考啊，思考啊的。他死了以后，据说遗体就在原地石化了。他所在的位置就在我们耕地的下面，还要下去很深很深。总有一天……

我醒来了，又是一天了，我不出地面就感到了太阳光的灼热。我焦急地想要知道狮子的情况。昨天我离开他的时候，他在哭，他一哭，我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了。他的内心有多么的黑暗。我为什么这么关注他？因为他是大地之王吗？还是有什么别的理由啊？反正，我对他的关注同我的信念有关，这不是我的选择，而是生来如此。现在我还不能出去，我的皮肤是受不了阳光的照射的。我必须去耕地旁的水塘里取一张荷叶罩在头上。

我在塘里游动时，看见很多有翅膀的萤火虫的尸体浮在水面。啊，这些月光的尸体差点使我掉下了眼泪！我摘了荷叶，顶在头上游上岸去。有东西在水下拉我的脚，那是住在下面的老鱼。我不耐烦去他家里。老鱼是世界上最最没有意思的家伙，他的家也不像个家，只不过是淤泥里头的一丛水草。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，他都蹲在那丛水草里头发呆。他什么都不想，是条思想空虚的鱼。他称呼我为“耕民”，我知道那是种蔑称。他还将我的工作称之为“修理地球”。“地球可不会因为你的修理就变成方形的。”他说。当然，老鱼是老谋深算的，他的老谋深算并不来自于他的思想，而是来自于，怎么说呢？某种本能。他对这个水塘里发生的任何事都能提前一步知道。比如刚才，我还在耕地里头，他就知道了我要来，他克服惰性游上来，蹲在塘边的一个石洞里等我经过。我是不会去他家的，他也知道这一点。可还是不死心。自从雹

灾那一年我同他吵翻之后，我发过誓，永远不登他的家门。那次雹灾不同于一般的雹灾，鸡蛋大小、密密麻麻的雹子整整下了一天一夜，水塘里都堆起了厚厚的一层。老鱼躲在塘边的土洞里，泥土塌下来，封住了洞口。他从里头向外面慢慢钻，钻了两天才钻出来。我是因为担忧才去塘里的。那一天，我和他就滞留在这个石洞里，我冷得簌簌发抖，快要冻僵了。开始我们谈论着这场雹灾，后来我们就吵起来了。因为我一片好心地劝他搬到石洞里来住，可他不但领情，还骂我“懦夫”，他说他可不想欺骗自己。“你的家在哪里？不是在那一堆雹子下面吗？你怎么不回家，要躲在这里？”我反唇相讥道。当时他那张大嘴一张一合的，他一定想反驳我，但是他不会思想，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反驳我。老鱼不说话，可他的眼神使得我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恐惧。那是冷酷的、勾魂的眼神，我感到自己完全被他击垮了。我说不清他是用什么东西将我击垮的，反正我受到了致命的打击，一连好多天精神不振。幸亏我有工作，耕耘是个万能的法宝，它能治疗任何心灵的创伤。

我顶着荷叶飞跑，一边跑，一边放肆大叫。我要是不叫的话，我的身体就会在阳光里消失，我确信这一点。终于到了老杨树下，我隐身在浓密的枝叶里头，皮肤好受多了。我爬到最高的那根枝头上。在那边，斑马已经离开了。我听说斑马只是路过，他们到非洲去了，他们是属于太阳的动物。是因为这个，狮子才对他们身上的条纹产生深深的敬畏的吗？狮子被一块大石头挡着，我只看得到他头部的一个侧影，他在想什么呢？夜间他到底有没有对斑马进行攻击呢？我很想对他喊话，但是我知道我的声音传不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再说他也不会将我放在眼里啊。一想到他吃掉的那些动物，我对他还是怀着某种厌恶的，我厌恶杀生。我，还有蚯蚓们，我们只吃泥土，那也不是真正的吃，只不过是让泥土在我们身体内旅行一次罢了。我们是性情温和的动物，在地底梦见月光，梦见祖先。虽然有厌恶，但对他的崇敬还是占了上风，毕竟，他是敢于征服一切的大地之王啊。就比如此刻吧，我看着他，我的眼里便

有了泪。我爱上他了吗？胡说，谁能爱上狮子呢？他动起来了，他正在往河边走，在阳光里，他的影子那么浓黑，好像是另外一匹黑狮子跟在他身后呢！他在喝水，他喝得真久，他怎么能喝这么久的，他在浇灭体内的火焰吗？一只黄鹂落在他的头上，小家伙立刻唱起来了，那么甜美，那么清新的歌声，而且那么嘹亮！连我都隐隐约约地听到了。狮子停止了喝水，他也在听。他一动不动，唯恐吓下了小鸟。我注意到，鸟儿歌唱之际，狮子的影子便消失了；鸟儿唱完飞走了，那条影子又回来了。狮子背对太阳蹲下来，影子绕到了他的前面，他的形象给我一种苦恼的印象。我要回去了，我身上的水分都被蒸发掉了，十分难受。

我又顶着荷叶奔跑，口里发出大叫，我比先前叫得更加歇斯底里，因为阳光分外厉害，我担心自己要完蛋。我跑啊，跑啊，终于跑回了家，一头扎进那个黑洞里，将皱缩的皮肤紧紧地贴着冰凉湿润的泥土。我差点晕过去了。离我不远的地方，蚯蚓们在有条不紊地工作。这些月光派，他们其实一辈子也没看到过月光，但他们传递给我的信息告诉我，他们是深深地崇拜月光的。所以他们同我一样，在研究祖先。蚯蚓的皮肤比我的更为脆弱，如果同阳光遭遇的话，他们就会化成水。听说从前发生过很多起这种事。那么为什么连月光也要躲避呢？为什么？他们没有告诉我。

我恢复了体力，便开始往土地深处扎下去，扎下去。我要做一次垂直的耕耘。以前我也尝试过，不过每次都只深入到石灰岩的附近就停下了，不是我不想再往下，而是我受不了那股气味。奇怪的是，不论我从哪个方向往下扎，最后总是到达石灰岩层，绕都绕不过去。也许那只是薄薄的一层，也许那竟是深而又深的无机物的地狱，两种可能性都存在。这一次，我决心铤而走险，做一次探索。我想，穿越的办法总是有的，要不然，爷爷他们是怎么下去的呢？我才不相信他是生在地下的呢！我听到了身后的轻微的响声，有一条蚯蚓在追随我。他？追随我？

这纯粹是找死！想想他的皮肤吧。我就快要到那个地点了，我的头已经疼起来了，我的坚硬的眼珠也像要被软化似的。我按照既定计划向右边绕行。我绕行了很久，忍受着那股气味，我的眼珠已变得无比浑浊，几乎看不见了。这是什么？一个天然的洞！一条向下延伸的隧道！竟有这种事啊。我当然一头扎进去了。这个洞刚好容下我的身体，所以前进了一会儿我就害怕了，这不是一去不回头的旅行吗？然而已经晚了，我已经走了这么远，再要退回去不知要花多少天时间。好在身后那条蚯蚓不断弄出响声，像在给我壮胆一样，不然我的精神真的会垮掉。隧道里头虽然也有石灰岩的气味，但比起外头来已经好多了。我的视力慢慢又恢复了，我看见洞壁上有一些奇怪的花纹，每一处都有。看得多了，我揣摩出来这是一组相同的图案在不断变换位置，打乱、重组，又打乱、又重组，始终给眼睛带来新奇感。这些原始而朴素的图案使我心里的恐惧大大减弱了。怎么会有这样一条隧道呢？怎么刚好被我找到了呢？难道是爷爷的杰作吗？我体内的液体沸腾起来了，我听到身后那家伙也激动得弄出了更大的响声，他在叩击洞壁呢。他每叩击一下——实际上是用头部摩擦——洞壁就发出奇怪的回声，好像在说：“对啊，对啊……”我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，幸亏有他，我的好伙伴，不然的话，我很有可能被对自己的怀疑弄昏头。我不知道自己在隧道里爬了多久，因为地底下是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分的。然而我记得，有那么一些瞬间，那时一切事物的区分都消失了，既没有任何声音，也没有任何图像，连身后的蚯蚓也一动不动了。无论我如何用力地以我的头磕击洞壁，也弄不出任何声音，我的眼睛也看不见任何东西。我想，莫非这就是“死”？可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。当我的耳朵里发出轰的一声响时，我的感觉又恢复了。（难道仅仅是我的感觉的问题？）每当我爬一段路程，“死”就重复一次，到后来，我已经习惯了，不但不再恐惧，反而还有点盼望呢！在那种瞬间，我的脑海变成了无边的海洋，狮子无比巨大的身影出现了，他卧在蓝色的水面上，他的背后有夜莺飞过。由于这幅画

面反复出现，我就产生了错觉，我觉得这趟旅行不是去找爷爷，而是去找狮子了。怎么会去地底下找狮子呢？这是一个根据常理提出的问题，而现在，我的思维已经将常理撇到一边去了。我认定自己就是去找狮子的，我还打算找到他之后同他对话，即使被他吃掉也心甘情愿。

到底是如何掉下去的？这件事我回忆了又回忆，仍是茫然。那时我似乎是来到了隧道的尽头，看见隧道外面一片白茫茫。我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出了地面呢，还是仍在地底下，我更拿不定主意前方哪边是“上”，哪边是“下”。这时就连蚯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退回去更不可能。我已经说过这条隧道窄得刚好容下我的身体，所以我也无法在洞口掉头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几乎等于找个借口“掉下去”。当然，在经历了漫长的旅行后，我到达了目的地。这真是我的目的地吗？狮子在哪里呢？现在就连狮子也不再出现在大海之上了，那里成了一片死海。

时光不断过去，我仍在原地。可是我怎能老在原地呢？这里的土不能吃，有很浓的石灰岩的味道，而我从未绝食过这么长的时间，现在我浑身无力，快要晕过去了。也许就是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，才掉下去的吧。就在我坠落之际，狮子出现了，那么大，却又那么轻灵，占据了整个视野。他的鬃毛，啊，他的鬃毛……后面发生的事我不记得了。我似乎是在某个阴沉的岩窟里，有东西在空中晃荡，一会儿是一只脚，一会儿是骷髅头。那是我最后的记忆。也许发生的事太不堪回首了，我就将它忘记了。有时我想，也许发生过真的死亡。那个岩窟，会不会是爷爷的墓呢？什么东西那么不堪回首啊？

反正我醒来时，已经在自己的耕地里了。我的上面有蚯蚓，我的下面有蚯蚓，我的左边、右边都有蚯蚓。他们不耕地，他们在静静地等我醒来。我一醒来，弄出响声，他们就慢慢地有了动静。我听见他们在激动，他们那柔软的身体叩击着泥土，发出“滴沥、滴沥、滴沥”的响声，就像下雨了一样。那一刻，我陶醉在这净化灵魂的雨声里头，我



真想冲破隔开我们的泥土层，同这些黏乎乎的同伴拥抱一下呢。哪怕他们弄得我身上全是粘液我也心甘情愿啊。不过我没有这样做，因为我知道，我，还有他们全体，我们都不习惯这种表达方式。我们是内敛的动物，习惯于在孤独中传达激情。土地是多么柔软贴身啊，我奋起耕了十几米远，我的同伴们也追随着我，我们就像在海洋里游泳那么自如（当然，我承认，我从未到过海里）。啊！让我往深处耕，我要将我的耕地扩大一倍！我再一次做垂直的耕耘，我那些同伴也追随我，有的还耕到我的前面去了呢！就在这样激情的耕耘中，我们听到了狮子的吼声。我，还有我的同伴，我们全都停下来了。那声音好像是从一个石窟里头发出来的，震得土壤微微抖动。狮子到了地底？我记起了我从隧道口掉下的瞬间所看见的风景。难道狮子本来就在地底，荒原上的他，只不过是一个影子，他的许许多多影子中的一个？我们都在吼声里沉默着，我们想要听懂这吼声的含义。但他吼了几声又不吼了，我们还来不及分辨呢。我们只能使劲地回想，回想，想得脑袋里面变成了空白的一片。这样的思考并没有什么结果，然后，仿佛约好了似的，我们又一齐开始耕地了。我们将自己搞得精疲力竭。我一边耕地一边梦见石窟里的狮子，总是那张无比巨大的脸，银白色的鬃毛发出太阳一样的光，刺得我眼睛睁不开。有谁在我耳边抱怨说：“我不能动。”谁呢？难道是狮子？狮子怎么不能动呢？只有我爷爷才不能动啊！那么，狮子就是爷爷？啊，我的思维完全乱了，我想不下去了，但我的感觉还在，我感到了他，他在那底下，正憋着气，他要爆炸了。我的这个梦真长啊，我在梦里吃下的土真多啊。“嘀沥、嘀沥、嘀沥”的声音又包围了我，他们又在叩击了，我感激得想哭。

我再次出地面时，所有的萤火虫都已经死光了，月光撒在大地上，一派浓浓的葬礼味道。我爬上老杨树的枝头往平原那边看过去，我看见那边空空荡荡的，只是偶尔有一只飞鸟的影子掠过。狮子王国失去它的